

百年中国



CHINA YOUNG CHINA YOUNG CHINA
NG CHINA YOUNG CHINA
IG CHINA YOUNG CHINA
NA YOUNG CHINA
UNG CHINA YOUNG CHINA YOUNG CH



20 世纪图文纪念册

◆ 王川 编
◆ 湖南文艺出版社

少年中国

20 世纪图文纪念册

少年中国
——20世纪图文纪念册

王川编

责任编辑：周爱华

*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邮编：410006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三厂印刷

*

1999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6.5

字数：155,000 印数：1—5,000

简易精装： $\frac{\text{ISBN } 7-5404-2132-0}{\text{I} \cdot 1636}$ 定价：14.00元

若有质量问题，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

为了告别的纪念

编辑说明

一、本纪念册以“少年中国”为主线，用编年体辑录 20 世纪具有纪念意义的图片和文字。编年的依据，或图或文，或为图文背后之事。

二、所辑图文不拘一格。举凡照片、版画、漫画、油画、插图、剪纸、示意图……奏折、报告、政令、启事、书信、日记、演说词、发刊词、小说、散文、诗歌……均在所辑之列。部分图片因技术方面的原因，已经过电脑处理；所辑文字则以文摘形式出现。

三、本纪念册不求权威性，因而在编者所撰的题解以外，给读者留下了或多或少的版面空白，供读者参与。进而言之，读者完全可以编出自己的纪念册来，让历史显出民间色彩，并具有个人性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本纪念册只是众多纪念册中的一本而已。

1900, 梁启超, 《少年中国说》(散文)

在世纪元年,梁启超以人之老少喻国之老少:“老年人如夕阳,少年人如朝阳。”半个世纪之后,毛泽东将青年人比作了“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”。1977年,台湾两位青年写下了“中国人自己的歌”:《少年中国》,二十年后始收入一张纪念香港回归祖国的摇滚专辑作公开发行,该张专辑名为:七月一日生。

梁启超曰: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国者,则中国老朽之冤业也;制出将来少年中国者,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。彼老朽者何足道,彼与世界作别之日不远矣,而我少年乃新来而与世界为缘。如僦屋者然,彼明将迁居他方,而我今日始入此室处。将迁居者,不爱护其窗棂,不洁治其庭庑,俗人恒情,亦何足怪。若我少年者前程浩浩,后顾茫茫,中国而为牛、为马、为奴、为隶,则烹宰捶鞭之惨酷,惟我少年当之;中国如称霸宇内、主盟地球,则指挥顾盼之尊荣,则我少年享之。于彼气息奄奄、与鬼为邻者何与焉?彼而漠然置之,犹可言也;我而漠然置之,不可言也。使举国之少年而果为少年也,则吾中国为未来之国,其进步未可量也,使举国之少年而亦为老大也,则吾中国为过去之国,其澌亡可翘足而待也。故今日之责任,不在他人,而全在我少年。少年智则国智,少年富则国富,少年强则国强,少年独立则国独立,少年自由则国自由,少年进步则国进步,少年胜于欧洲,则国胜于欧洲,少年雄于地球,则国雄于地球。红日初升,其道大光;河出伏流,一泻汪洋;潜龙腾渊,鳞爪飞扬;乳虎啸谷,百兽震惶;鹰隼试翼,风尘吸张;奇花初胎,矞矞皇皇;干将发硎,有作其芒;天戴其苍,地履其黄;纵有千古,横有八荒;前途似海,来日方长。美哉,我少年中国,与天不老!壮哉!我中国少年,与国无疆!



新少年(民间剪纸)

1901，张之洞、刘坤一，《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》（奏折）

晚清重臣张之洞、刘坤一在这一年上了“会奏变法自强第一疏”：变通政治，人才为先。清廷随即废了八股。两年后，新学制正式颁布；孩子们哼着《中国男儿》一类校园歌曲（当时叫“学堂乐歌”），上学去啦。

窃谓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人才，不弱于兵而弱于志气。人才之贫，由于见闻不广，学业不实；志气之弱，由于苟安者无履危救亡之远谋，自足者无发愤好学之果力。保邦致治，非人无由。谨先就育才兴学之大端，参考古今，会通文武，筹拟四条：一曰设文武学堂，二曰酌改文科，三曰停罢武科，四曰奖劝游学……



新学堂(民间版画)

1902，康有为，《大同书》（论著）

“复生不复生矣，有为安有为哉！”（谭嗣同字复生。）百日维新后，康有为周游列国，终于在印度完成了他的《大同书》。这是康有为苦心经营的理想国，毛泽东在20年代末和50年代末均曾提及。而到了80年代，既然“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”（邓小平语），国人便别了“大同”，先奔小康去了。



大同之世，只有公所、旅舍，更无私室，故其饮食列座万千，日日皆如无遮大会；亦有机器递入私室，听人取乐。其食品听人择取而给其费。大同之世无奴仆，一切皆以机器代之，以机器为鸟兽之形而传递饮食之器。私室则各有电话，传之公厨，即可飞递。或于食桌下为机，自厨输运至于桌中，穹窿忽上；安于桌面，则机复合；抚桌之机，即能开合运送去来。食堂四壁，皆置突面，人物如生，音乐交作则人物交舞，用以侑食。其歌舞皆吉祥善事，以导迎善气。

大同之世，饮食日精，渐取精华，而弃糟粕，当有新制，令食品皆作精汁，如药水焉。取精汁之时，凡血精皆不走漏，以备养生，以其流质销流至易，故食日多而体日健。其水皆用蒸气者，其精汁多和以乐魂之品，似印度麻及酒，而于人体无损，惟加醉乐。故其时食品只用精汁、汽水、生果而已，故人愈寿。

（清·康有为）《大同书》



广东南海康有为故居

1903, 邹容, 《革命军》(论著)

在诗界、文界革命之后,真正的“革命军”出现了。比“革命军中马前卒”还要前卫的章炳麟为《革命军》作序,被捕。邹容不愿独生,自动赴狱,两年后遭折磨而病死。“巍巍哉!革命也。皇皇哉!革命也。”多少人因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。

……呜呼!我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,我中国今日欲脱满洲人之羈缚,不可不革命;我中国欲独立,不可不革命;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,不可不革命;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,不可不革命;我中国欲为地球上强国,地球上之主人翁,不可不革命。革命哉!革命哉!我同胞中,老年、中年、壮年、少年、幼年,无量男女,其有言革命而实行革命者乎?我同胞其欲相存、相养、相生活于革命也。吾今大声疾呼,以宣布革命之旨于天下。

革命者,天演之公例也;革命者,世界之公理也;革命者,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;革命者,顺乎天,而应乎人者也;革命者,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;革命者,由野蛮而讲文明者也;革命者,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……



邹 容

上海的中国青年

。致我革命

1904，吴沃尧，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》（小说）

“悲欢离合廿年事，隆替兴亡一梦中。”吴沃尧继李宝嘉写下《官场现形记》之后，开始“谴责”二十年（约1884—约1904）的怪现状。看看当时上海的繁华与虚浮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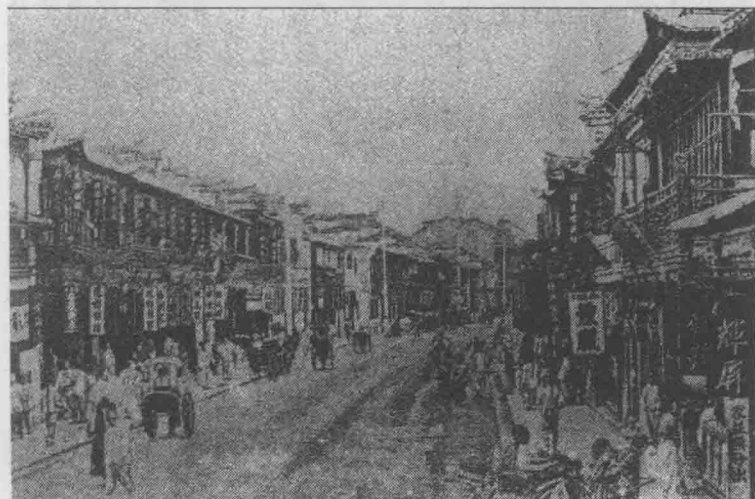
上海地方，为商贾麋集之区，中外杂处，人烟稠密，轮船往来，百货输转。加以苏扬各地之烟花，亦都图上海富商大贾之多，一时买棹而来，环聚于四马路一带，高张艳帜，炫异争奇。那上等的，自有那一班王孙公子去问津；那下等的，也有那些逐臭之夫，垂涎着要尝鼎一脔。于是乎把六十年前的一片芦苇滩头，变做了中国第一个热闹的所在。

唉！繁华到极，便容易沦于虚浮。久而久之，凡在上海来来往往的人，开口便讲应酬，闭口也讲应酬。人生世上，这“应酬”两个字，本来是免不了的；争奈这些人所讲的应酬，与平常的应酬不同，所讲的不是嫖经，便是赌局，花天酒地，闹个不休，车水马龙，日无暇晷。还有那些本是手头空乏的，虽是空着心儿，也要充作大老官模样，去逐队嬉游，好像除了征逐之外，别无正事似的。所以那“空心大老官”，居然成为上海的土产物。这还是小事。还有许多骗局、拐局、赌局，一切希奇古怪，梦想不到的事，都在上海出现，于是乎又把六十年前民风淳朴的地方，变了个轻浮险诈的逋逃藪。

1905年《天華》(《革命報》) (許振)

1905年《天華》(《革命報》) (許振)

1905年《天華》(《革命報》) (許振)



世纪初，上海的南京路

1905, 陈天华, 《绝命书》(遗书)

这年冬天,曾经“猛回头”并敲响“警世钟”的陈天华,为抗议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留学生规则,在东京大森湾蹈海自尽。

呜呼!我同胞其亦知今日之中国乎?今日之中国,主权失矣,利权去矣,无在而不是悲观,未见有乐观者存。其有一线之希望者,则在于近来留生日多,风气渐开也。使由是而日进不已,人皆以爱国为念,刻苦向学,以救祖国,即十年二十年之后,未始不可转危为安。乃进观吾国同学者,有为之士固多,可疵可指之处亦不少。以东瀛为终南捷径者,目的在于求利禄,而不在于居责任。其尤不肖者,则学问未事,私德先坏,其被举于彼国报章者,不可缕数。近该国文部省有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之颁,其剥我自由,侵我主权,固不待言。鄙人内顾团体之实情,不敢轻于发难,继同学诸君倡为停课,鄙人闻之,恐事体愈致重大,颇不赞成,然既已如此矣,则宜全体一致,始终贯彻,万不可互相参差,贻日人以口实。幸而各校同心,八千余人,不谋而合,此诚出于鄙人豫料想之外,且惊且惧。惊者何?惊吾同人果有些团体也。惧者何?惧不能持久也。然而日本各报,则诋为乌合之斥,或嘲或讽,不可言喻。如《朝日新闻》等,则直诋为“放纵卑劣”,其轻我不遗余地矣。夫使此四字加诸我而不当也,斯亦不足与之计较,若或有万一之似焉,则真不可磨之玷也!